

佳节词话 米丽宏  
端午红



吴昌硕作品《端午佳果》 资料图

南方的端午宴讲究“十二红”：四碗八碟，四冷四热四果鲜。红，是主色调，红烧、红焖、凉拌的本色红，一片红艳艳……而在北方，端午正值麦收大忙，餐桌上的主角永远是粽子。

有首歌谣道：“有棱有角，有心有肝。一身洁白，半世熬煎。”说的就是粽子，但细想，总觉得是比喻一个人。这个人，小孩子都知道说的谁。

北方的粽子，主料是糯米，外加栗子、红枣、五色豆，不加肉，因此口味清新香甜，没有荤腥气。南方则不然，尤其在海南，无论定安粽子、儋州粽子还是东方粽子，馅里都有肉，却也不嫌油腻，还十分爱吃。

包粽子，是一项技术活儿。宽宽的苇叶，围成叶碗儿，把各类馅儿装足，点缀上红枣栗子；将苇叶一折一盖一裹一缠，最后蒲草梗儿拦腰系住。一个有棱有角、展阔挺括的粽子碧绿地现身了。

有人说，粽子棱角分明的外形，象征屈原刚直不阿的品格；雪白的糯米，象征屈原廉洁清贫的一生；而那颗红枣，既象征屈原对楚国的赤子之心，又饱含人们对屈原崇敬眷念的火热之心。这个说法，虽浅白却也粗朴直率。

我们的节日，固然离不开饮食，但吃喝背后，都有着浓厚的人文精神。端午节因收留了一位伟大诗人的高尚魂魄，便拥有了充盈的内涵。

公元前278年，秦国大将白起挥军南下，攻破了楚国都城郢都。当铁骑闯开郢都的大门，老人孩子的哭声划破长空，当秦国的旗帜飘扬在家国的上空，一直主张联齐抗秦的三闾大夫屈原，彻底绝望了。终于，于农历五月初五这天，他来到汨罗江边，抱石投江，以身明志。

从此，屈原精神成了端午节的内核，吃粽子也被赋予营救和纪念屈原的意义。一个甜美的端午粽，包裹的，其实是民间的缅怀和敬仰之情。

小时候，我对端午节的认知，完全全来自香甜软糯的粽子。每每端午清晨，梦里便闻到了粽子香。我们起床便扑到厨房，看一眼满

锅青绿，满足而惬意！急切切洗了手脸，捞起一个，解绑绳儿，去苇衣，那晶莹的粽米，玉一般呈现！一口咬上粽尖儿，那种甜蜜啊。

端午节上午，爹领着弟弟，到姥姥家、老姨家、姑姑舅舅家、左邻右舍家四处送粽子，弟弟佩戴着他的雄黄香囊和艾草煮绿的鸡蛋，跑得又神气又快乐。奶奶，则在家里迎候着不断上门的亲戚和乡邻，大大方方接受着他们馈送的粽子。粽子去了，粽子又来了。一来一去，亲情、乡情和粽香，蒸腾出芬芳馥郁的节日风味。

在村里，端午节和所有节日一样，是分享快乐、传递亲情的日子。如果谁家因故没包粽子，四邻八舍和亲戚家的百样粽，便源源不断汇聚而来。端午节，成了共渡难关的媒介和精神上抵挡艰难的盾牌。这些，屈原不知道，但我们真该为人间真情的传递向三闾大夫致谢。

端午临近，身边朋友已在为节日作准备：去超市买糯米红枣，到河边打苇叶蒲草，往山岗上采药草艾蒿。缝香包，包粽子，挂菖蒲，插艾蒿……南方的龙舟已粉刷一新，等五月端午到来便下水，人们蜂拥江岸，抛撒粽子赛龙舟，热热闹闹，轰轰烈烈。

那个以生命为笔，填充了历史章节的人，让端午节承载了一种精神，情义永远不老。碧绿苇叶，把所有的内容和精髓细细密密包起来，让人在食粽的过程中，领略到人间的美好。

市井烟火 卞玉强  
母亲的菜园



周思聪画作《母子》 资料图

周末回了一趟老家，周一大清早，正准备返回八所城区上班。母亲提着准备好的一袋萝卜递给我，让我带回城里。忽然，她好像又想起了什么，急匆匆地返回院子里，弓着柔弱的腰板给我挖了几根木薯。原来，她想起了我的妻子、她的儿媳妇爱吃木薯。母亲的这份疼爱，瞬间触及我柔软的内心。我心头一热，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，都不敢正视她日渐苍老的面容。母亲已经为我们种了几十年的菜，从年轻种到年老，现在都已经七十多岁了，还不愿意闲下来颐养天年。

从我记事起，母亲就一直有一块菜园陪伴着她。从农村到城镇，再从城镇回到农村，从未间断过。

小时候，我最爱跟在母亲的身后，一路蹦蹦跳跳，陪着她去种菜。当时年幼无知，只是觉得好玩，并不知道其中的辛苦。有一段时间，母亲在村边的“龙头井”旁边，开垦出一块菜园。每天忙完田地里的庄稼活后，她都要赶到那里整地、施肥、浇水、摘菜……忙得连汗水都顾不上多擦，直到最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。母亲在菜园边的小水沟里种了几行芋头。在泉水的

日夜润泽下，田田的芋叶翠绿喜人。每次去那里，我都会摘下一片宽大的叶子，在上面滴上少许清澈的泉水玩耍。那晶莹剔透的水珠舔舐着芋叶，像变魔术似的，忽大忽小，在叶面上不规则地跳跃舞蹈，样子讨人喜爱，我总是不愿放手。芋头收获开挖后，那又是另一番喜悦。煮熟的芋头，香味扑鼻，轻咬一口，香甜粉糯，刺激味蕾，令人回味。它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。大文豪苏东坡曾撰写诗句赞美芋头：“香似龙涎仍酹白，味如牛乳更全清。”我想，我吃到的芋头绝对不会比他笔下的芋头逊色。

我和弟弟妹妹们相继从学校毕业，走上社会，参加工作后，母亲就不再种庄稼了，但她每天早晚仍在菜地里辛苦劳作。她像对待自己的心肝宝贝一样，耐心细致地给瓜菜松土、施肥、浇水。即使她不在家，也会心心念念着它们。有一次，她因身体不适到海口住院，仍不忘每天叮嘱在家的妹妹给瓜菜浇水。随着儿女们相继成家，生儿育女，家庭人口不断增加，母亲的菜园面积也随之扩大。她不仅在自家院子里种，还讨要邻居家的空地种，劳动量大幅增加。看着她每天忙上忙下，我担心她身体吃不消，常跟她说，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，都不缺买菜的钱，劝她不要种那么多菜。每一回，她都笑着说：“没事，闲着会犯病，种菜很好！”母亲劳累了一辈子，干惯了苦力活，她宁可累着，也不肯让自己闲着。就这样，母亲的菜园子成了我们家的菜篮子，蔬菜随用随摘。

在种菜这件事上，母亲最担心的是菜种出来后，没人分享她的劳动成果。两年前，弟弟妹妹分别在村里盖了楼房，都有了各自的家。每批菜种出来后，母亲都会催促他们过来采摘，可当他们忙得无暇顾及时，她就会念叨：“种出来了，都没人来摘，以后不种了。”可说归说，母亲舍弃不下，最后还是亲自把菜摘下来分装好，然后骑上电动车，分别给弟弟妹妹送去。当然，瓜菜还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继续种。

可是，岁月不饶人啊！母亲毕竟已经七十多岁高龄，再好的身体也经不起岁月的消磨。最近我发现，她真的老了。有好几次，她浇完菜后，都忘了关水龙头。每次发现后，我都悄悄地把水龙头关上，不忍心告诉她，担心她心理上受到打击。可为了她的身体健康，我不得不再次劝她，让她不要再种菜了。但是，执拗的母亲根本不听我的，还是坚持每天在菜地里忙碌。她说：“不种菜，闲着做什么呢？你们去市场上买的菜哪有自家种的好？”我实在说服不了母亲，只好把这份关爱埋藏在心底——我知道，几十年来，母亲在菜园里种的不仅仅是瓜菜，更是一位母亲伟大的爱。

流金岁月 杨锐  
夏日西瓜甜

夏日的凉风吹走炙热的焦虑，橙色的黄昏拥抱薄荷色的黎明，风说了很多话，把夏天注得盈满。外婆家的一片西瓜地，回忆起来让人心旷神怡。

外婆家有翠绿的西瓜地；有在院子里晒太阳打个盹儿的小猫咪；有外婆手里轻轻摇晃的蒲扇。那年夏天，阳光很好，野花盛开，在蝉鸣里的微热的风拂过脸颊，我一路小跑跟着外

婆往西瓜地里去，到了地头，我迫不及待地蹲下身子，伸手去摸摸那圆溜溜的西瓜，西瓜的表皮被阳光晒得滚烫，我学着外婆挑西瓜的模样，用手轻轻敲敲西瓜，再用耳朵附在西瓜身上，听“咚、咚、咚”的声音，判断哪一个才是成熟的好瓜。

选中心仪的西瓜后，我接过外婆递过来的小刀，小心翼翼地切断西瓜尾部粗粗的藤蔓，我用力抱起大西瓜，有些吃力却又笑意盈盈地往家的方向走去。到家后，外婆把西瓜冰镇在老水井中，外婆说：“刚摘下的西瓜还是热热的，直接吃口感不佳，老水井是天然的大冰窖，放置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一饱口福啦。”我则盯着时间，指针滴滴答答的声音，我听得真真切切，这三个小时仿佛一个世纪一般漫长，真恨不得这三个小时能一下子就过去，让我快点吃上美味可口的大西瓜。

等到了约定时间，我便飞快地跑去田地里叫外婆，一路开心地喊着：“外婆外婆，三个小时过去了，可以吃西瓜啦，可以吃西瓜啦，快回家呀。”一路都是我清脆的声音和银铃般的笑声，外婆温柔对我说：“瞧把你馋的，外婆这就回家，给你切西瓜。”外婆从西瓜的中间切开一道口子，整个西瓜就“嘭”地一声炸开啦，红色的瓜瓤中淌出了清甜的西瓜汁，只见瓜瓤里镶嵌着一颗颗乌黑的西瓜籽，我已经垂涎三尺了。赶紧拿起勺子，挖出一大勺，塞进嘴巴里，又甜又冰，真的是人间至味。外婆则在一旁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一边叮嘱我慢点吃，一边轻摇蒲扇为我驱走夏日的炎热。

一晃好多年过去，我也从当年吃西瓜的小女孩长成如今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外婆家的西瓜地我也多年没有回去过了，但那片西瓜地是我童年的乐园，与外婆相依相伴的那几年，更是我记忆里最好的时光。



罗聘(清)作品《西瓜图》 资料图